

詹偉雄的社會觀察 不閱讀注定平庸

有意義的創造 才是真正的創意

文、圖／李墨

過閱讀，才能完整的理解社會。

價值的社會中，詹偉雄說，唯有透
想要生存在以「新」、「創造」為



△ 現在鍾情於山野的詹偉雄，手邊便拓展了自然文學的閱讀領域。圖為詹偉雄造訪北穗高岳。（詹偉雄提供）

這次與詹偉雄的專訪，是約在某個陽光灑落的午後，咖啡店文藝氣息看似濃厚，但身為雜誌創辦人、作家、自然愛好者的他卻直言，臺灣社會對文化、創意的理解過於狹隘。而閱讀，詹偉雄認為是現代人之必須，「不閱讀注定平庸」，而平庸，並不被這個社會所接受。

創意的追求 源自個人主義式生命

近年來，松菸、華山等文創大型聚落成為年輕一代流連的場所，各種展演空間、獨立書店、小型咖啡店更是創意孵化的溫床，這其實與上一代對生活的想像有著極大不同。詹偉雄認為，這與社會的發展有關。他分析，上個世代誕生於工廠製造業時代，人生目標是集體性，跟工廠流水

式生產線運作邏輯相符合，團體使得工作有意義，個人沒完成本份會讓團體受到懲罰。現在的世代則被要求差異性，「你應該做些不一樣的事情」，這驅動了對個體性的追求。

對於不少年輕人而言，去小型咖啡店跟去星巴克不一樣、去小店買背包跟去大眾品牌不一樣，年輕人對自我的追尋顯現在對文創服務的偏好，現代人嚮往的是個人自由、生命經驗豐富度的極大化。詹偉雄認為，相較於上一代，這一代的年輕人比較珍惜創意所造就的差異。

文化不該限於菁英 臺灣對創意的理解太狹隘

雖然在現代、個人主義式的世界中，創意受到重視，但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卻猶如「斑馬」，



▲ 對不少年輕人而言，去小型咖啡店跟去星巴克不一樣，源自於對差異的注重。



▲ 臺灣的文創產業猶如「斑馬」，評價兩極。詹偉雄認為，問題出在臺灣對文化、創意的理解。

評價兩極。詹偉雄說，創意產業的發展要回顧到1997年，先進國家產業外流，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（Tony Blair）擊敗保守黨，標榜酷不列顛（Cool Britannia），扶植英國創意產業，在歐洲工業化國家引起波瀾。

臺灣在2000年扁政府執政時也搭上創意產業的列車，並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名進行發展，然而18年後的現在，浸淫文創圈已久的詹偉雄笑稱，文創似乎「黑了」，承載大眾的期待，最終得到的卻是失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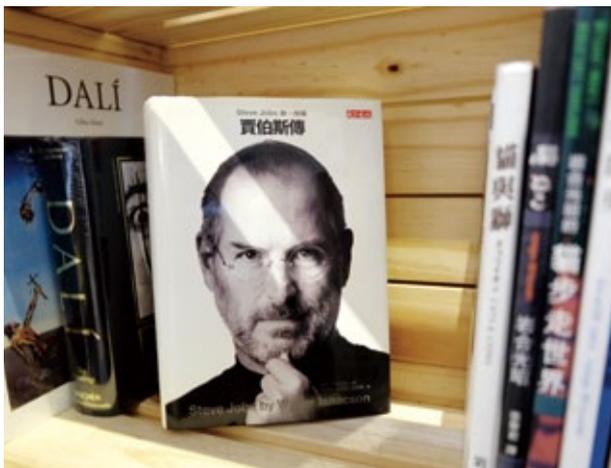
詹偉雄分析，臺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初期，「是在一隻豹身上放馬鞍」，由經濟部工業局作為主要推動單位，而非文化相關部門。其次，臺灣社會對文化的理解太狹隘，認為這是菁英分子所從事的象徵符號活動，尤其著重歷史上被定義為經典的美好事物，他舉例，把故宮的翠玉白菜做成鑰匙圈，這是臺灣的文創，但對現代人來講並無太大意義。

最後，詹偉雄認為，臺灣社會缺乏對文化的深刻理解，他說，「歐美把文化看做是日常世界意義建構與爭奪的過程。」iPhone的橫空出世，對應的是一種新生活意義的揭櫫，臺灣的創意卻往往無法在日常生活創造深邃意義。

真正的創意：創造有意義的差異

至於什麼是詹偉雄心中真正的創意？答案是「創造有意義的差異」。他以玻璃杯作為例子，一個玻璃杯，材質的透明是為了讓使用者看到內裝的飲料，杯身凹陷處則方便手持，杯底較厚是為了穩定，但這些只是機能，在設計的時候如何讓玻璃呈現理想的透明度，琢磨杯身、杯底、杯口厚度間的均衡、比例，就是意義的創造，達到美的境界。詹偉雄說，當一個創意創造出意義，就可以賣比較貴，即使與一般杯子功能相同。

投身於創意工作，也易於被創意的人才、作品所感動，談起印象深刻的創意，詹偉雄首推蘋



▲ 非常欣賞蘋果商品設計的詹偉雄，曾為蘋果創辦人賈伯斯（Steve Jobs）的過世而感到難過。

果手機 iPhone 在刪除 App 時的畫面設計，App 因為要被刪除而發抖，背後蘊含強大的幽默感。他曾為蘋果創辦人賈伯斯（Steve Jobs）的過世而難過，回憶起 80 年代，自己開設個人工作室，詹偉雄就花了 100 多萬元在購買蘋果電腦。

對世代生命觀的理解、創意產業發展的脈絡，以及自身對創意的反思，除了建基在豐富的田野經驗，也源自廣泛的閱讀所建構出的「知識樹」，詹偉雄說自己是雜學的，對於社會整體意識與感官的型塑，有著濃厚興趣。

社會太巨大 閱讀是為了「求生」

詹偉雄回憶起自己的閱讀史，他感嘆小時候花最多時間在學校課本上，卻到了 30 歲時還要花很多力氣，把過去從課本中學的「知識」從腦袋中掏出來丟掉，再重新裝進新的東西。

課本滿足的，僅是國民義務教育中設定好的知識包裹，但詹偉雄認為閱讀有更多的用途，像是年紀小的時候，在成長過程中有很多的好奇、懷疑，這些情緒需要在閱讀創造的空間中處理，

譬如青春期對愛情、異性、流浪有嚮往，對同袍情誼有嚮往，閱讀便能讓人帶入情緒，將情緒昇華或消解。

但當進入到成人知識領域，社會巨大無比。詹偉雄說，此時一個人必須找到各式各樣知識的門路，才能對社會稍有理解，所以面對這時候的知識，無關乎喜不喜歡，而是「一種求生必須進行的自我拯救」。他反思，自己到了現在的年紀，對特定的人類文明主題有興趣，因此在這個領域內建構獨屬於自我的，了解這個知識的進路。

實作與閱讀成螺旋 建構對事物的理解

詹偉雄在媒體、寫作領域經驗豐富，談起為何創辦雜誌，他笑稱是源自於興趣，「我從小就對圖文整合有興趣，透過某個視覺表達文字，可能是照片、插畫、圖表。」至於寫作，詹偉雄回憶，自己小時候也喜歡寫東西，但通常是為了參加作文比賽，後來成為作家，寫作出現了不同的意義，即整頓那一刻的自己，「你要下筆寫一個句子，是要把內在感受做一個整理」。



▲ 詹偉雄相信，只有透過閱讀，才能完整的理解社會。



▲ 詹偉雄感嘆，大師作品是他知性世界的引路人。圖為詹偉雄家中書架。（詹偉雄提供）

除了寫出自己的內心，作品同時也必須面對廣大的讀者，對運動特別有興趣的詹偉雄，說起自己撰寫足球相關文章的經驗，下筆的當下，他知道千百萬人與自己有共同的感動，但在共同感之外，作家應該要找出一些與眾不同的切入點，或問問題的方式。詹偉雄提起曾為記者的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（Gabriel García Márquez），「寫百年孤寂的時候一定不只表現他自己，他腦中有千軍萬馬的哥倫比亞讀者，看著他寫出歷史的、神話般的場景。」

外在事物的實踐、內在知識的建構，構成不斷向上的螺旋，詹偉雄說，從事活動與閱讀是同步在做，像是學生時期一邊讀書，同時也在搞黨外運動，出了社會去天下雜誌當記者，後來開廣告工作室，之後創辦雜誌《數位時代》，知識領

域也都同步並行。他說，自己一方面在社會上需要找到一個經濟收入，另一方面知性領域對工作上提供直接或間接的幫助，同時職業生活又把他帶進更多新的書籍，現在鍾情於山野的他，手邊便拓展了自然文學的閱讀領域。

傅柯著作帶來悸動 大師是知識的引路人

被問到影響最深刻的作家，詹偉雄斬釘截鐵地說出法國哲學家、社會學家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。他說，自己大學讀到傅柯的著作時猶如當頭棒喝，尤其是傅柯提出論述的概念，「人或多或少都活在社會給定的論述，你要察覺他、解構他，才能真的成為主體」，這是影響詹偉雄知識生活最重要的角色。

如同許多愛書人，詹偉雄說，自己的愛書太多了，像是社會學家韋伯（Max Weber）所撰寫的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，也帶給他觀察社會的全新視角。此外，詹偉雄也非常喜歡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（Anthony Giddens）、法國的年鑑學派、新史學的作品，浸淫大師作品讓他感嘆，「他們都是我知性世界的引路人。」

詹偉雄熱切分享自己目前的閱讀研究；他說，自己有興趣的是「感官社會學」，探討整個社會的集體心智、感官偏好是如何形成，像是這個社會喜歡調酒、咖啡，為何之前沒有，現在會有，又或像是現代音樂、廚藝如何誕生，為何現在是這樣吃東西，這樣運動；但詹偉雄也強調，自己對於知識的熱情並非刻意，「我讀書是要回答我自己的困惑。」

現代社會對平庸是殘酷的 唯有閱讀才能理解社會

專訪當天，詹偉雄與記者來到誠品書店，看著誠品貼出海報，發表過去一年對出版市場的觀察，斗大的標題寫著「不閱讀世代來臨」；他笑說，「沒錯啊，現代人閱讀成形的書是越來越少。」



▲ 看到誠品貼出海報，寫著「不閱讀世代來臨」，讓詹偉雄相當有感觸。



▲ 自我、外在、身體、知識的汲取與反思，構成生活的豐富性。圖為詹偉雄與兩子在越後妻有藝術季。（詹偉雄提供）

但詹偉雄隨即嚴肅地說，閱讀對現代人而言是越來越重要，原因在於現代社會要求人們活的日新又新，經歷了、咀嚼了些經驗或知識，又能在明天多一些新的創意。他感嘆，這會反映在作為社會成員受歡迎度、職場上的生產力，或是活在社會中的自尊感，「不閱讀的人，注定是非常平庸的人，現代社會是懲罰平庸的，這是現代社會殘酷的內在邏輯。」

詹偉雄強調，閱讀能在身體感官經驗外，建構想像，用嶄新的語言系統對自己的人生敘事做一個整理和書寫。他建議，「即便你不是作家，每天也該練習寫 100 至 200 字，像是盧梭撰寫的懺悔錄」，在自我、外在、身體、知識之間，四方來來回回。詹偉雄也相信，只有透過閱讀，才能完整的理解社會，「最高貴的事物跟最低俗的事物，都大概只能透過閱讀而來。」